

集部

南陽集卷二十四

宋 韓維 撰

奏議

論范鎮請郡劄子

臣竊聞翰林學士范鎮上章求補郡外議藉藉皆以為陛下以鎮作宰相批答不稱旨諭令解去不知此事虛實果如此者臣竊為陛下不取鎮誠有罪自可明正典

刑若其所失止在文字之間苟非甚悖義理猶當涵容以全待近臣之體陛下前黜錢公輔中外莫不以爲太重至或相傳謂公輔別有過惡主上不欲暴揚故行遣至此陛下連退二近臣而衆人皆不曉然知其所謂臣恐自此臣下各懷疑懼莫敢爲陛下盡心者鎮今既從其自請例須換職領郡於鎮何損但可惜者陛下舉錯朝廷賞罰耳臣近對延和嘗論人君好惡當明見賞罰以示天下使人知所從違則風俗可移又以爲雖聖賢

思慮不能全無過差假如陛下誤有處分改之則足章納善從諫之美此語甚近陛下亦應記臣驟蒙拔擢不敢俯默自同衆人伏望聖慈察臣向者所言更於此事精加思慮及其未有成命速賜回革所冀不至上累聖德

乞擇郡守劄子

臣竊思自古致治之術莫不以守令為急誠知務也縣令今已舉之矣惟知州但用資序名次充補畧無選用

之法一非其人數萬之生聚便受其弊甚可惜也伏望
聖慈特詔諸路轉運提刑除藩鎮及堂選知州外其久
積奸弊號爲難理及累被災傷盜賊數發處所悉以上
聞朝廷慎擇有識向公臣寮舉才任治民者往臨其處
俟見實有政理即隨其迹狀大小陞入堂選州郡或擢
升省府及監司任使其間增秩賜金錫詔褒勸之法繫
自朝廷臨事裁處所兾中庸常調之人知有自奮之路
各加厲勉疲瘵之俗漸被聖澤

乞議恕私罪劄子

臣數見良吏善人以小過留滯而背公便已之徒不廢遷擢竊尋其端蓋朝廷之制私罪雖得輕法常爲仕進之累公坐雖大一時被責則復升進矣伏以國家賦禄命官本爲治人而無狀之吏廢職以遂苟且之意壞法以行姑息之政計其用意豈復在公夫緣私致罪惡或止身廢職壞法其害及國二者相較孰爲輕重伏望聖慈特詔有司議私罪之可恕者稍蠲留碍以通滯材公

坐之有害者重加困抑以儆慢吏

論遺賜劄子

臣竊聞故事大行皇帝當有遺留物分賜臣下臣伏思承平日久用度無節以致公私匱乏又國家不幸四年之内兩遭大故營造山陵及支士卒優賞所費不可勝計今之府庫比於仁宗晚年又益朘削若用嘉祐之例厚行賜賚臣恐爲損不小陛下若以爲奉承先帝之志加惠羣臣不可罷止則望閲諸府庫取服用玩好之物

以充用才足將意便可不須過爲豐侈所有金帛諸物可以贍兵恤民者願賜愛惜以救當世之積弊取進止

貼黄

陛下於此時即位正當躬行勤儉帥先天下以强國阜民爲意者若以臣言爲然則請從此一事為始況遺留之賜自臺諫官以上方始有之此等皆朝廷舊臣義當體國雖至薄約無不足之理若泛及庶僚恐反爲陛下累者臣實不敢妄言取進止

裁減山陵浮費詔意

朕嘗侍先帝左右數聞語及天下窮困府庫匱乏常欲節省浮費惠養百姓未及大有所施而奄棄萬國朕追念先志五内摧裂今來累經賞賚府庫比舊益更減耗應山陵一行用度如有不合禮典横有浮費及有可以寛省愛惜民産者宜令所關司局各具名件條奏卿等更加詳慮施行以奉成先帝憂國愛民之意

劄子

臣等今月十一日梁從政至東宫奉傳聖旨賜臣等御筆令條奏山陵可減損事件者臣等伏以聖人守位以民爲本民不安於下則雖萬乘不能安於上陛下宅憂之初特回聖念以愛恤民業形於詢問臣等知生靈被覆育之賜宗社享無窮之休在此日也不勝天下幸甚天下幸甚竊縁山陵諸事散在有司臣等雖至愚廣加詢訪深恐不盡利害今撰到詔意欲乞特賜詳酌降付中書門下施行取進止

初御殿進劄子

臣竊聞陛下以來日御便殿聽政臣愚慮所及輒有三事以爲慎終正本之助幸陛下省察一者陛下新罹大憂方當以思親攉慕為意從權聽政蓋是不得已意者惟大事急務特賜裁決其餘可潤略故事始見羣臣及降坐入宫皆舉音嗚咽此高宗亮陰不言之意也二者執政皆兩朝顧命大臣人君所當與共圖天下之務者也陛下即位之初尤宜推誠加禮每事咨訪以盡其心

至於博謀羣臣究極理道雖是美德止可密裨聖慮及至決議論發號令必須經由二府施行乃合政體周公戒伯禽曰不使大臣怨乎不以葢謂此也三者百執事各有職分惟當責任使人盡其能若王者代有司行事最爲失體孔子曰先有司是也三體既正矣若夫恭己倡率隨事裁處則一係聖斷也天下大事不可猝為人君施設自有先後惟陛下加意慎重以副四海觀望臣不勝苦切涕泗之至

議名王安石劄子

臣今日傳聞除王安石知江寧府然未知事之信否若誠然者臣竊以爲非所以致安石也何則安石守正知道不爲利動其於出處之際諒已素定於心必不妄發今安石久病不朝若一旦除大郡即起視事則是安石偃蹇君命苟禄自便臣固知安石之不肯為也又其精神困獘今除一大郡而反不能奉朝請從容侍從之間豈復人情臣又知安石之不肯爲也所可致者其惟一

事即陛下向所宣諭臣向所開陳者是也夫人君始初踐阼慨然想見賢哲與圖天下之事孰不願效其忠伸其道哉使安石甚庸碌者則已若不至此必畨然而來矣臣竊恐議者以爲安石可以漸致而不可以猝召若如此是誘之也是不知安石者之言也惟賢者可以義動而不可以計取陛下稽古講道必於此理燦然無惑惟在斷而行之毋以前議為疑則天下幸甚

乞省來事憂饑民劄子

臣伏見累月以來氣令外逆寒暄不常暴風數興雨不得下傳聞諸道州軍頗多旱暵螟蝗滋生寖難撲滅百姓艱食至有啖木皮者流離轉徙未有自生之路言之可爲流涕陛下嗣位之初羣下翕然稱頌聖明人情既悅天道隨應月光清潤嘉澤屢降今者天道人情頓與始初不類意者竊恐陛下言思視聽之閒有所未當惟陛下端静誠一思惟天戒專以百姓困窮爲念君臣協心講圖惠政以救此急至於繁文迂議無益天下者且

可一切罷置上以申勵精求治思道之志下以撫安元元仰答天意

論宰相與中丞得失狀

右臣竊聞御史中丞王陶等言宰相跋扈及除用不當昨日傳聞罷陶中丞還舊職既而又聞除翰林學士今早又聞參知政事吳育奪職待罪臺諫官請對論事相繼不絶中外洶洶憂疑震駭而風霾日興旱暵滋甚濫炎數發寒燠不常天人之情可謂至不和矣臣伏思天

下所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而莫敢亂者以義理存也義理者非他是是而非非也人君者明義理別是非以治天下者也宰相者天子所信任御史中丞天子所咨決今御史中丞言宰相跋扈即有是事則是王法之所誅也陛下若以御史中丞言為信則宰相安得不罪若其不然則是御史中丞構造邪說離間陛下君臣其罪豈止罷去而已若又除翰林學士是遷之也陛下既不能明辨大臣示信任不疑之意以盡其心又使言者無

名罷去疑惑遠方謂陛下不能納諫頻黜憲官臣雖忝
備近侍尚不知陛下之罷王陶所言爲是邪爲非邪若
以爲是則陶乃稱職不可輕罷若其非也豈當更遷其
官此臣不得不言也臣且惑之欲令四方不疑難矣兩
朝顧命大臣陛下不能主張辨明使負惡名有不自安
之意則其下者豈肯爲陛下盡心中丞在天子左右言
之是非陛下不能裁察則遠者豈肯為陛下盡言陛下
即位之初將收天下之心盡衆庶之言别白邪正協和

上下以舉大治而今者是非雜糅賢不肖淆亂羣情睽乖人益偷惰人事尚且如此欲望天道之順序豈不甚難哉臣願陛下廷對羣臣面問宰相跋扈之狀及御史中丞所言如何使是非一判邪正兩辨然後斷自宸慮大行顯黜以開天下之耳目此事若不明辨臣恐朝廷刑政自此衰散不復振矣若臣所言幸蒙施用則事辨之後乞罷臣職任授一小州或留臺閑官以明臣一心為陛下忠計非有愛憎向背於其間也臣竊聞衆人憚

陶及以朋附大臣爲嫌莫肯正言臣幸得以宫府舊僚
蒙被知遇不敢愛身以廢公議惟陛下特留聖意干冒
宸嚴臣無任戰汗隕越忠憤之至謹具狀奏聞

乞罷職除郡或留臺差遣劄子

臣昨日准中書劄子以臣乞罷職名除小郡留臺差遣
奉聖旨不允者陛下以臣忝備近侍不欲輕賜罷斥聖
恩深厚非臣所當惟知愧懼而已然臣之誠懇自陳於
人主之前若不審慮豈敢妄言言而中止是爲欺罔欺

罔之行在人臣最爲可醜於王法乃是必誅臣雖至愚不忍處此臣向在先朝嘗因言事居家以待譴逐章四五上不蒙允許此時朝廷事既不回臣若期於必去則是於國都無所益而適足以重其非美故勉强起就班列然視古人則爲枉道臣實恥之今者聖德英悟事體自正在臣復何所求而此之陳露乃是愚分自有所明即於朝政殊不關礙況臣比年以來連哭兄姊兩眼頻昏今春貢院考校進士於病中努力看閱文卷遂復增

劇加以齒髮衰損舊疾頻作志慮牢落往往忽忘小郡
事務尚恐不任猶冀盜竊微禄庇養衰族耳伏望聖慈
察臣誠懇非有矯妄哀臣拙直曲賜保全特降指揮依
前陳奏乞施行取進止

南陽集卷二十四

南陽集卷二十五

宋 韓維 撰

奏議

乞出直言文字付外看詳施行劄子

臣伏見陛下近以霖雨過節降詔責躬採納直言以補闕政此誠聖人寅畏天戒消復斡旋之深意也然自降詔以來未聞一下章奏見於施用豈天下之廣士大夫

之衆都無一言及此而來乎伏望聖慈擇近臣通達治體果於決斷者二人盡以所上章奏委之詳閲使據義尋理分可行不可行者爲二等於便坐進呈陛下親裁可用者付外施行其不可者罷之如此則庶幾真實不爲無用之文或於闕政而有能補之矣以此應天天必昭答以此動人人必感悦矣

論河東流民劄子

臣昨知汝州日聞河東貧民多入唐鄧間以就熟請田

遂令城門抄録所過人數十日中約有二千餘口雖聞唐州向曾招誘竊慮今者人數併多難以盡應其求萬一歳或不登重使流離别至生事伏望聖慈特選明幹朝臣計長久爲轉運使及所在官吏檢括州縣閑田畀之耕資給牛具種粮之類有可以振恤使就生業而細加經度務在安全以副陛下愛養元元之意取進止

乞議知州知縣劄子

臣伏聞宣化治民全藉守令爲天下者若不以此爲急

恐不足以言治臣竊見朝廷向設銓衡之法上下頗稱得人惟知州知縣但用資格遷授都無賢不肖之辨職事不舉百姓實受其害又諸州長吏頻有更代士卒疲於迎送法令所以廢弛民之不幸莫甚於此伏望聖慈特命公卿詳議選舉知州知縣之法長吏非有甚急大過不數更代使終三年之任取進止

乞追改陳習降黜劄子

臣近嘗面奏降黜陳習有虧陛下信令理須追革自爾

未聞别有處分尋屬迫近郊祠不及繼有論列臣伏以
人主身居九重之尊所以鼓動羣衆共成天下之務惟
在號令而已則其出之豈可以不慎言之豈可以不信
陛下即位之初命羣臣轉對其詔文曰斥有位之阿私
又曰郡縣之官毋課空文而尸素仰詳明詔之意是開
羣臣以盡言使其抱負隱伏悉以上聞然後公卿審擇
以輔初政之美陳習所言臣雖不盡知然聞其大略詆
人過失耳使其所言而是乃所以副上詢求之意若其

非也猶當涵忍以勸不言今所言之事未察虛實而言事之人已加斥逐是違明詔之本意而失大信於初政未獲其當乃更有害此者臣愚所未諭也昔者晉文羈駮之君商鞅刻核之臣耳尚知假伐原賞徙木以著信然後政令可得而行人民可得而使也豈聖明之主而不務此乎議者或謂陳習素行非美故其所言頗挾怨害得貶不為不幸此又流俗不識大體者之言無足采信藉使習實有此乃匹夫之惡耳匹夫之惡不懲於朝

於政未爲甚損惟使天下之人疑陛下於不信臣竊以爲害無過於此者陛下若不以此為失亟加追改而乃轉詢細故以補聰明正恐陛下思慮雖遠而不及者愈近施設雖多而所得者愈少也伏望聖慈特賜指揮追還誤罰昭示大信取進止

議僖祖廟狀

准勑准中書門下奏准治平四年閏三月八日勑遷僖祖廟主藏之夾室臣等聞萬物本於天人本乎祖故先

王廟祀之制有疏而無絶有追而無遺商周之王斷自稷契以下者非絶帝嚳以上而遺之以其自有本統承之故也若夫尊卑之位先後之序則子孫雖自齊聖有功不得以私其祖考天下萬世之通道也竊以本朝自僖祖以上世次不可得而知則僖祖有廟於契稷無以異今毁其廟而藏其主夾室替祖考之尊下附於子孫殆非所以順祖宗孝心事亡如存之義求之前代雖或有之然考合於經乃無成説因情制禮實在聖時伏惟

皇帝陛下仁孝聰明紹天稽古動容周旋惟道之從宗
廟重事所宜博考乞以所奏付之兩府詳議而擇取其
當奉勑旨准今月三日詔中書門下廟祧之制蓋聞彝
典所以上承先王下法後世朕嗣宅大統敬奉宗祀而
世次遷毀禮或未安討論經常屬二三哲輔於以佐朕
不逮而仰稱祖宗追孝之心令覽之瞿然敢不祗服宜
依所請施行故兹詔想宜知悉牒奉詔書如前牒至准
詔書者伏惟親親之序以三爲五以五爲九上殺下殺

旁及而親畢聖人制事存送終之禮皆以此為限是衆人之所同也若其不與衆人同者則又因事之宜斷之以義而為之節文也昔先王既有天下迹其基業之所由起奉以為太祖所以推功美重本始也葢王者之祖有繫天下者矣諸侯之祖有繫一國者矣大夫士之祖有繫一家者矣亦其理勢然也荀卿曰王者天太祖諸侯不敢壊大夫士有常宗所以别貴始貴始德之本也葢有天下之始若后稷有一國之始若周公大夫士之

始若三桓所以貴者配天也不祧也有常宗也此其所以別也今直以契稷爲本統之祖則是下同大夫士之禮非荀卿之所謂別也或曰湯文武之去契稷皆十有餘世其閒子孫衰微奔竄者非一湯文武之有天下契稷何與哉曰南宫适曰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孔子曰君子哉若人禹之有天下則然矣稷諸侯也而曰有天下何哉豈非積累功德至文王而興乎孟子曰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者非契稷所受以遺其子孫

之國乎由是言之商周所以興契稷不爲無所與也則正考父作頌追道契湯高宗商所以興子夏序詩稱文武之功起於后稷豈虛語也哉國語亦曰契勤商十有四世而興后稷勤周十五世而興穀梁曰始興必爲祖南宫适孟軻卜子夏左丘明穀梁赤生於周代其所言者皆親聞而見之者其學問又俱出於孔子宜若可信則尊始祖以其功之所起秦漢諸儒亦有所受之也後世有天下者皆特起無所因故遂爲太祖所從來久矣

伏惟太祖皇帝孝友仁聖睿智神武兵不血刃坐清大亂子孫遵業萬世蒙澤功德卓然爲宋太祖無少議者僖祖雖於太祖高祖也然仰迹功業未見其有所因上尋世系又不知所以始若以所事稷契奉之竊恐於古無考而於今有所未安也臣以爲均之論議未有以相奪仍舊便若夫藏主合食則歷代常議之矣然今之廟室與古殊制古者每廟異宮今所以奉祖宗者皆在一堂之上西夾室猶處順祖之主考之尊卑之次似亦無

嫌至於禘祫自是序昭穆之祭僖祖東向禮無不順所謂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者也孔子曰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如臣絳等議非臣所知臣所以闕而不敢同也

議講者當賜坐狀

臣等考尋故事天僖舊制侍臣皆賜坐講者别設席於前列坐而講乾興以後皆先賜坐徹席立講講畢復坐賜湯今來侍者皆坐講者獨立比之天僖舊制則講者當坐而獨立較之乾興以後則侍者當立而皆坐臣

等竊謂臣侍君側古今之常或賜之坐蓋出優禮祖宗
以來講説之臣多賜坐者誠以其敷暢經藝所以明先
王之道道之所存禮則加異太祖皇帝開寶中李穆爲
王昭素於朝名對便殿賜坐令講易乾卦太宗皇帝端
拱中幸國子監升輦將出顧見講坐因召學官李覺令
對御講説覺曰陛下六飛在御臣何敢輒升高坐太宗
爲之下輦令有司張帟幕設別坐詔覺講易之泰卦令
列侍之臣尚得環坐執經而講者顧使獨立於前則事

體之間誠爲未安臣等以爲宜復天禧舊制臣奉陛下稽古重道之意謹具奏聞伏候勅旨

議貢舉狀

右臣伏奉勅命議考校貢舉之法者臣謹按周禮大司徒之職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曰六德曰六行曰六藝所以脩身事君事父母接兄弟親戚朋友鄉黨之道無不教也至於射御書數亦皆時所資用無非事而爲之者故起而仕之則其所施設者皆素業也今之士

固未嘗教也而又誘之以華靡無用之文程之以誦記不講之言至於行能則漫然不省故及其仕也平居之所先務者今則無所施矣前日之所力習者今則不足用矣其所以時得賢俊之士而官之者幸也今欲講圖善法以變其習俗則當先去其無益者而使就其益者臣請以五事言之一罷詩賦更令於所習一大經中令人通習某經問大義十道但以文辭解釋不必全記注疏取其言典雅得聖人之意者通七以上爲合格一本設明經

舉其所取人數與諸科相通者亦欲漸誘經生使習義理之學而比來中選尚少蓋進士患於不能記誦諸科患於不能解釋今請少損貼墨之數以來進士所放諸科既少則其翹然者必須力學以趨此舉又諸科試大義常在末塲多是合格人數已定雖有大義不中程亦難復黜落今試大義條中有不指義理而但引註疏備為通及六分為粗當更改今請稍移大義在前黜其不通者則誦記者不得專進此皆所以儆厲諸科使漸就明經也一州府軍監諸學每生徒

百人以上生徒數以秋賦就試人為準特置教授官一員不及百人以職官若曹官兼領教授官為兩制三館國子監官雜舉籍其名遇其闕則授之一每當解發自知州至凡當職官吏及雖非當職而仕者及雖不仕而以道藝處鄉里者并應舉人大會州之聽事或學之講堂令衆評行義尤異者以品目高下書為一狀無尤異者聽勿舉俟程試定合格人數如所舉人在得中者升其名於上列仍以名移南省試日稍加優異優異法別當議殿試亦如之一於常試之外別開數語如近歲敦遣

之比其人材繫自朝廷所欲得者臨時命科凡此皆變舊法之尤無益者而稍加奬厲之道也若夫道德貴於朝廷則下知所慕矣教化明於太學則四方有所成矣惟在陛下與一二執政之臣力行而詳處之則明詔所謂一道德而奬進人材斯無難矣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乞不受尊號劄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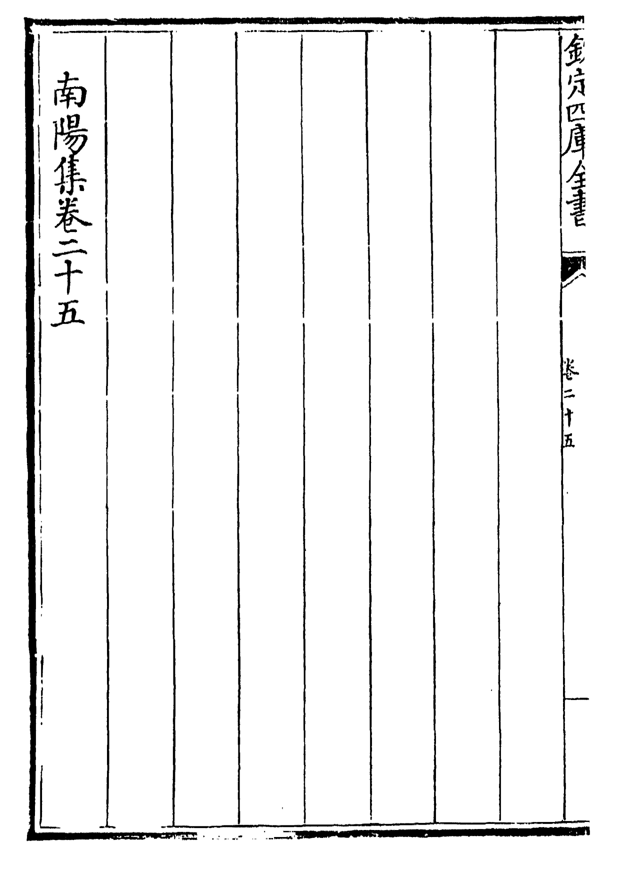
臣昨日伏覩中書劄子下禮院以四月一日拜表上尊

號臣伏以尊號者非起於治古而生於後世人君之侈心平居爲之已累謙光施於寅畏消復之日更於義理有害何則比年以來地震幾徧天下而河北尤爲特甚自前史故老所傳罕有若此之異加以冬無宿雪春無嘉雨寒暄晦明反理失節今玆河北地震尚未止流民尚未復幾甸諸道尚有未得雨處而都下風霾日夕發作乃欲以此時襃功德崇上徽號臣竊以爲非其時矣且陛下憂閔旱暵徧禱於天地廟社之祠計其祝文必

須引咎謝譴嘉應未答而遽舉推崇之禮雖陛下沖挹未必當之然而事理相反有異誠恐不足以動天消變假使此事是聖意切所欲得猶當痛自損抑以答天戒況陛下兼帝皇而稱之尚何顧此數字之美乎伏望聖慈深思灾變之大務以至誠爲本亟出手詔推而勿受臣愚戇但知有益人君則爲之不識忌諱惟陛下寛其罪而收其意則天下之幸非臣之幸取進止

乞重行王世卿等劄子

臣近嘗論奏渝州江津縣主簿權縣尉王世卿所爲乖
虐瀆亂人理復州玉沙縣尉兼主簿管藻違詔慢官殘
賊平民並乞不以赦原特賜重行斷遣内王世卿近已
降勅依斷衝替臣伏以四方百姓類多困窮方當慎擇
循良共加撫養而世卿藻所爲乃爾不善竊恐天下官
吏如此者尚衆伏望聖慈特諭執政大臣更將王世卿
與管藻所犯情理比量輕重一例嚴賜譴責仍劄下進
奏院録報諸道以戒頑虐取進止



南陽集卷二十五

南陽集卷二十六

宋 韓維 撰

奏議

乞更議謀殺自首刑名劄子

臣伏覩近降勅命今後謀殺人已死自首及按問欲舉並奏聽勅裁臣伏思頃來朝廷議論多是失於不能盡下常致事行之後方有異同律法者有司朝夕所用以

生殺人也尤宜講明使了然不疑今但開以奏裁是於律法之意尚未明辨朝廷猶且如此欲以示四方而一民聽恐未可也伏望聖慈且以今來指揮作權宜施行更下所疑刑名令羣臣博議待其理道極盡然後以制旨裁決取進止

議謀殺法狀

右謹具如前臣等看詳王安石司馬光所論阿云案内情節勅律悉已明備所爭者惟因字而已以光之說則

謀不得為傷之因謀殺已傷傷不得首合從絞罪以安石之說則謀得為傷之因謀殺已傷傷不得首所因得首合從原減臣等竊尋聖人制法之意其大畧有三有量情而取當者有重禁以絕惡者有原首以開善者盖損傷於人有慘痛輕重之差故刃傷者坐以徒他物拳手傷者坐以杖其義足以相償而止是量情而取當者也畜謀同便致人於死非重絕之則相仇者不禁故謀殺已傷者從絞是重禁以絕惡者也茍殺人未至於死

於物尚可以償於事猶可以自還者皆得以首是原首以開善者也三者雖制法各殊其於使人遠罪而遷善其義一也議者見損傷不許自首謀殺已傷從絞便謂謀殺不通原首是未盡聖人制法之意而於律文有所不達也律之正文著不得自首者凡六科而於損傷人不在自首之例其下注云因犯殺傷而自首者得免所因之罪仍從故殺傷法此正恐後人惑於損傷不得自首便將謀殺已傷之類引用律文所以特發此注也然

而於自首者但令免所因之罪而尚從故殺傷法者此尤見損傷不得自首之意甚明何則所因之謀罪雖見原免而傷者還得傷之罪殺者還得殺之刑也且造律者於器物至不可備償則不許其自首令於損傷尚有刑可以相當而必令不得首其可悔之謀罪而即償以死恐不盡聖人好生之心而無以開愚民改惡之路夫殺人者死傷人者抵罪此古初立法之本意也然傷人之惡其狀萬殊有因刼殺而傷者有因謀殺而傷者古

初之法既不足以禁姦故後人酌其輕重之宜增以斬絞徒杖以補前之未備因刼殺而傷者則增至於斬因謀殺而傷者則增入於絞向使不因先謀則不過徒杖三年之科而已豈至深入於絞乎今若首其先謀則傷罪仍在是傷不可首而因可首則謀為傷因亦已明矣又案律家所以設首免之科者非獨開改惡之路亦恐犯者自知不可免死則欲遂其惡心至於必殺又罪人未獲則追擾逮捕酷及平民緜歲踰時公私受害若許

其自首俾從寛宥則罪人斯得刑獄無留公私之害一
朝而息則其為益蓋不輕矣今若由此著為定論塞其
原首之路則後之首者不擇輕重有司一切案文殺之
矣朝廷雖欲寛宥其可得乎茍以為謀殺情重律意不
通其首則六科之中當著謀殺已傷不在自首之例也
疏議引盜殺為例王安石所謂舉重以包輕是也蓋律
以强盜傷人為斬罪而謀殺已傷為絞刑假有羣盜於
此共刼一家將至其門知有人守禦遂謀殺之而入若

其不死而來首則强盗之斬罪以所因而見原謀殺之絞罪以不得首而就死用刑如此豈不失輕重之差乎難者又以為謀殺得免所因有自絞刑而得杖罰者則為已輕是又未曉原首之意也人之惡莫大於謀反其暴横莫甚於殺人而奪財並於自首得從原減何獨於匹夫之相仇而必欲致之死也夫中人之情善惡相混糾紛反覆未始有定故小人之於罪惡有未作而悔者有方作而悔者有已作而悔者今法家以謀殺徒三年

之罪未行亮以前自首故得前原已傷者其事既行遂不許自首便從絞坐即如此何以待方作而悔者乎已作而悔者其人已死在事有不可追之理於刑有不可追之義方作而悔者其人尚存乃令與已殺者一坐以死是豈盡用刑之次序哉蓋聖人之於不仁無已甚之嫉而於姦惡有怙終之殺今方作而悔得為怙終乎首而不原不為已甚乎夫造法者常本之人情而不能曲盡人情之變態古人所謂律設大法是也議者乃多引

奇罪以責律文之不合者臣恐雖沒世窮年而議卒不定也且今律所不備别以候敕從事者甚衆何獨泥此也請以謀殺一事言之案編敕節文謀殺之罪若投弃人於水中并崖嶮處或以諸物縊頸或以土塡塞口鼻但意在致人於死偶獲生免并槌擊撞打要害之處已死復生者以上雖不見血律同已傷之法又謀殺人傷與不傷情理兇惡不至死者並奏取敕裁苟律文自備則此二條又何爲而設也荀卿有言曰法而不議則法

之所至者必廢然則法待議而後行所從來久矣今令所因之謀得用舊律而原免已傷之情復以後勑而奏決法以正其本議以盡其類則何謂而不可也臣等以為宜如王安石所議便

論謀殺人已死刑名當再議劄子

臣𦣞奉詔旨與呂公著錢公輔定奪司馬光王安石所議阿云殺人不死從按問欲舉自首之名遂開殺人已傷自首之例仍以奏取勑裁之闕後法官以為殺人已傷

若許自首則據律文謀殺者亦當通首又若從故殺傷法則首從顛倒以為不可王安石又奏殺人尸闕自首闕

不當例其首從合用尊長殺卑幼條例闕

從定法許遵分析亦以安石議為然闕　馬光法官以為律注因犯殺傷而自首得免所因之罪謀之别有所因理不當免王安石許遵以為謀得為殺傷之因合如刼殺傷闕

通首定罪臣與吕公著等大抵如安石許遵議而謂至於已殺猶當坐以殺之刑也臣等

伏議此蓋由衆人推考律文注意不同互執所見所以致此違異安石遵前議謀殺人未死許首猶曲宥其自新意義甚美臣與吕公著等論之詳矣今遂通首法於殺人已死之後臣於此不能無疑也伏望聖慈更下王安石許遵使極陳謀殺人已死所以得首之理更擇明審燭理之人研極論難以求一是然後以制旨裁定以稱陛下欽慎刑罰之意取進止

進荅宣問劄子

臣伏被聖旨曲諭誨言退託不逮下詢愚賤以求輔助此誠古聖君哲后保邦安民之先務也臣聞命之始且悲且喜輒不自揆每進瞽言少佐初政之萬一竊以為治天下之道不必過求高遠止在審人情而已識人情不難以已之心推人之情則可見矣大凡人情貧則思富苦則思樂勞則思息鬱塞則思通陛下誠能以利民為本則人富矣以愛民為心則人樂矣凡事之有妨農務者去之則勞困息矣法禁之無益治道者蠲之則鬱

塞通矣推此而廣之盡誠心而行之則黎民赤子覩陛下之法不待教而自成聖德賢士聞陛下之風不煩開喻而爭宣忠力矣何憂軍民不忻戴社稷不安固乎臣世受國恩兄弟並列顯近陛下雖不宣諭猶思裨補況親奉聖訓哉臣無任感恩思報激切之至

乞罷保馬保甲劄子

臣比因進對曾具奏陳乞陛下深察盜賊所起之原罷非業之令寬訓練之程蓋為保馬保甲發也何則農民

以稼穡為生死之資出錢市馬已非其願又守護灌飼
素昧其方萬一死損復更償買昔時一馬直三二十千
者今至百千矣農民如此未有已時愁歎之聲聞於道
路近歲保甲築垣為場號為團教一丁在官訓習又須
一丁供送飯食家闕耕作身受勞苦不無怨懟夫使失
業怨懟之人操持兵器習為擊刺之事豈不可慮近者
又聞江西保馬頗為羣盜掠取換易乘騎如其外廐河
北保甲漸亦作過侵暴良民州縣不能禁此患在耳目

之前則更易措置誠不可緩也且臣非謂國馬遂不可
養但國置監牧可矣臣非謂民兵遂不可教但於農隙
一時訓練可矣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人和可以勝天地可不務乎伏望留神聖慮詳酌施行

論息兵棄地劄子

臣竊見先帝時大興甲兵西討夏國始以問罪為名既
亦收其土地遂致夏人有詞違失共順邊塞之俗以不
報仇惡為恥今其國力漸復必來攻取故地若不幸復

為奪去則先帝累年勞師所得一旦失之巳為可恥若興師拒戰則邊隙自此復開兵連禍結未有巳時臣竊思兵之不可不息者三地之不可不棄者五請為陛下陳之伏惟皇帝春秋尚富太皇太后深居九重豈嘗習聞軍旅之事萬一寇兵犯塞調食發兵應接不暇或恐震驚上心焦勞聖慮此兵之不可不息一也自靈州之役永洛之敗關陜地方彫耗士氣未復今若再興大役必有失律之卒散而為盜賊者外虞方作內患又起臣恐

國家之憂不在夏國此兵之不可不息二也綿闕
屯兵數十萬必藉沈謀重望之臣為之籌畫忠義孝勇
之將出當戰鬬幹事宣力之臣千里餽糧歷數見在之
臣復推近事之驗恐未易得充此任者而又兵械皆捐
棄之餘帑庾有空乏之憂此兵之不可不息三也先帝
以秉常膺朝廷爵命而國母擅行囚廢故發兵問罪今
國母已死秉常復位所為共順有蕃臣之禮若於此時
復其故地則神宗問罪之名不為虛舉陛下賜地之意

實成先志此地之不可不棄一也朝廷自得熙河之地歲費緡錢五六百萬後核蘭州又費百萬以上所得愈多所費愈廣招徠而無利亦已明矣此地之不可不棄二也議者又以為蘭州趨夏人巢穴至近最為形勝自令相度要會可以增置城堡棄之非便陛下欲再興師旅收復靈夏之地則存之可也若無此意勞人費財以奉空虛之地則是又添一熙河也伏見陛下以清凈為心仁惠為政竊恐此事不當更興於今日此地之不可

不棄三也遼夏二國世為婚姻且有脣齒之勢萬一遼國貽書援先帝興師之意以梁氏死秉常復位為其請所失之地則先得我之正理而又奪我之機會矣此時朝廷欲棄地則是聽遼國之命而恩歸於彼若不與則彰先帝之過失大國之信而邊患復興矣此地之不可不棄四也中國之所以為可貴者為有禮義恩信也遠方之可賤者以其貪狠暴虐也令操可貴以臨所賤則中國尊與其所欲以成吾所不欲則遠方服此地之不

可不棄五也臣聞古公亶父居豳為敵人所攻欲得地與民民皆怒欲戰古公不忍乃去豳而居於岐山之下邠人舉國扶攜老弱從公于岐下旁國聞古公行仁亦多歸之古公周之先也其後世因其仁愛得民至於文武遂有天下今乃奪人之地又欲殺人之父兄而守之與古人異矣陛下試討修徳行仁之效與用兵拓地之利孰為多少誠能於此時特降明詔盡以向者所得之地賜還夏國則其君長荷陛下之恩意人民感朝廷之

惠澤至於隣敵聞中國之行仁政吾民與兵知人主之
惜民命其懽忻之聲戴荷之心將有甚焉伏惟陛下鑒
古公之修德亮愚臣之忠計發自誠心斷而行之臣料
不獨遠人感悅上天鑒德助順亦且福佑無疆矣書曰
惟德動天又曰至誠感神矧兹有苗此皆前代聖王行
之已有成效願陛下勿疑若夫計已往之費恡難保之
地耗金帛動兵甲以爭不可知之勝負而且有後患皆
世俗之常談豈足為陛下道哉

再乞息兵棄地劄子

臣近具奏陳論兵之不可不息者三地之不可不棄者五利害甚明極有義理竊恐邊防之機會或未盡經聖慮乃不避喋喋再有陳述且思當今所宜無出此策願陛下詳覽而深思之若爭地用兵則向後患禍不可知矣陛下若發誠心以息兵愛民為意自足以動天感人亦不須待其來請地然後賜之也又古人以弗絕為羈縻但當自計利害不當與之校也臣竊謂朝廷今日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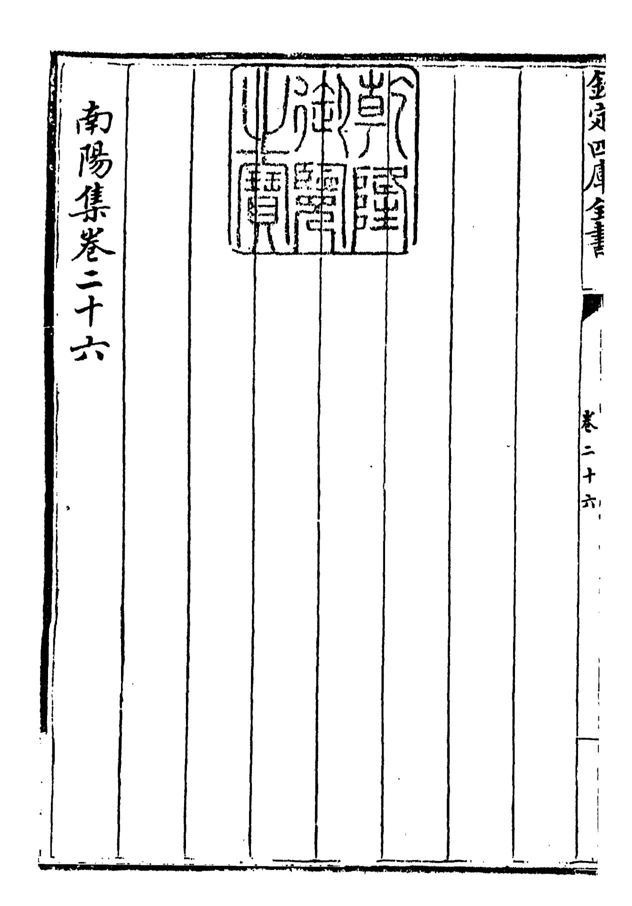
是用兵勞人之時前代聖王屈於強敵非一皆是此意
今之所處義理甚高非有屈也又臣今所言須及時為
之乃可若夏國興兵來犯塞北蕃貽書為請地則失我
機會不可用矣古人修德行仁不計一時利害何則修
德行仁之功大世俗所計利害小相去如天地之遠又
臣此策可以實先帝問罪之意廣陛下行仁之德內慰
士民之心外消強敵之患願陛下速行天下幸甚
元豐八年九月二十三日劄子時為侍讀上皇帝

臣聞内出皇帝所撰大行皇帝挽辭二首付外歌習臣愚竊有所疑伏惟大行皇帝靈駕發引在近陛下方當擗踊號慕以致孝思秉筆綴文恐非其時若陛下自為之則恐未合禮意若使侍臣潤色則是示天下以偽惟誠與孝人主要道陛下嗣位之初舉動語默實繫四方觀聽不可不慎昔高宗亮陰三年不言言乃雍高宗商之盛王默則盡孝言則合禮臣民化德遂致天下雍和可不務哉伏望聖慈及挽辭未甚宣布特賜收還以合

禮制臣幸得以採擢備進侍讀偶於義理有所見不敢不告取進止

上太皇太后劄子

臣竊聞內出皇帝所撰大行皇帝挽辭二首付外歌習臣愚竊記孝經居親喪言不文恐於此時未是皇帝製作文章之時輒具劄子上奏皇帝伏望太皇太后陛下更同皇帝詳議及挽辭未甚宣布早賜收還以合經訓取進止



南陽集卷二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南陽集 卷二十七至三十 附録

詳校官庶吉士臣范逢恩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主事臣陳墉

謄録監生臣沈應霖

南陽集卷二十七

宋　韓維　撰

表章

謝宣召入院狀

握節臨門遽駭使華之辱肇輿就牧敢稽君命之嚴仰對寵靈伏深惶悸竊以王者之令始發于幾微學士之官實參其圖議地占皇居之秘世推儒選之高茍非異

才曷允僉論如臣者久安拙分本乏壯圖學廢于多病之餘年侵于將至之始徒以數逢幸會驟玷榮班分契下藩訖無善狀敷經近幄徒誦陳言自惟置散之為宜豈復陟明之是望敢謂伏遇皇帝陛下哀憐舊物假借末光掩樸訥而見謂有文貸狂愚而或收小補重形深訓毋俾終辭臣敢不上體眷懷勉祗官次雖賛為名命非淺見寡聞之所能而職在論思庶萬有一得而為報

謝對賜奏狀

入趨禁直方震于深嚴仰對恩頒重叨于蕃庶動驚嗟于閭里集愧腆于面顏伏念臣本以孱蒙誤膺柬擢參侍臣之議亟近于清光竊儒者之榮遂書于密命豈謂朝推甚寵賜有常加出内府之衣副之寳帶綴上閑之駿絡以華羈顧非稽古之勤徒有逢辰之慶惟竭盡瘁以報休明

謝恩箚記

寵嘉駢委榮悸交深切念臣樸學少通愚忠多忤參史

闈之論著不足有明侍經席以開陳豈嘗云補敢謂皇帝陛下樂推平施不廢序升收翰墨之小勤遽膺進秩屈文章之極選亦使備員期竭所知以圖後報

舉官自代奏狀

尚書度支員外郎集賢校理陳繹雅有詞學敏于事為用以代臣必允公議

謝勑設奏狀

推食之賜猥及下臣需醉之歡遂均近列仰銜優眷增

激懦衷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博暢鴻慈交修茂典律不遺于蒙陋俾一用于故常仰咀甘旨幸與大官之餼思盡忠藎式希長者之言

知襄州謝表

臣維言伏奉勅命差知襄州已于今月十九日到任訖抗章引疾敢貪侍從之華剖竹推恩尚玷蕃宣之重荷睿慈之曲貸撫懦志以中慚臣維中謝伏念臣得性迂踈授才淺陋獲承世緒粗向儒風出逢聖運之光亨早

預禁塗之掄選不違素學入侍清光雖叨禁寵之踰涯
蔑著論思之微效屢嬰疹疢尤廹衰遲繼陳危切之誠
仰瀆高明之鑒俾從所欲仍示寛恩易秘殿之華資付
優閑之善地土風深厚人物富饒雖宣上慈仁敢忘體
國而從政閑暇得以安身此葢伏遇皇帝陛下惻以至
仁包之大度尚憐舊物未賜遐遺當百工責實之時獨
容瘝曠使一夫失所之歎不在尫殘臣敢不强勉筋骸
經營職業庶圖少報無累洪私臣無任

知許州謝表

臣維言伏奉勅命差臣知許州軍州事充京西北路安撫使臣于今月二十七日到任訖輔藩重地豈容授任之輕睿主優恩曲遂及私之便顧兹僥倖交積兢榮臣維中謝伏念臣幼雖業儒愚不涉道徒以樸忠而自信固無文采之足稱遭逢聖時蒙被天寵先皇御極擢參鵷鷺之行盛德繼明預遘風雲之會洊更器使浸荷上知亦思自奮于懦柬庶或有稗于至治而臣才能瑣陋

論議淺疎訖無圖報之徼勞常幸偷安于外補抗章有
請俞旨輒隨矧是鄉邦素稱名郡一門之内弟兄迭換
于麾符數嵗之間朋舊交歡于閭里省先人之墳壠見
前日之吏民榮極知慚感深積懼此葢伏遇皇帝陛下
乾坤覆載雨露生成憫舊物而不遺欲下情之得遂故
兹瘁品頻玷寵光臣敢不須宣詔條修舉政事勉旃夙
夜庶無壅于上聞有所設施亦少行于素志用爲報効
兾免譴誅臣無任

知汝州乞致仕表

臣聞犬馬報力既竭而人所不遺桑榆收光漸入則物皆求息仰惟天理俯循禮經輒控鄙衷上干淵聽中謝臣禀生寙薄為學闊疎在木幾于液樠為器是為坯瓿早階膴仕實耦昌辰滂歷周行亟更繁使承人之乏亦嘗備位于機衡荷國之靈既幸全身于鈇鉞恩榮逾分負秉為虞無離闕廷之心期盡巢穴之素而臣年齡邁往心慮耗衰方古人得謝之期又已過二求壯歲自强

之志無復闕　豈宜尚玷崇資久尸厚禄敢冀曲成之造賜其不肖之軀還上朝紳即安田宅竊前聖明農之事為大耋鼓缶之娱遂愚臣止足之心遵本朝進退之禮伏惟皇帝陛下天道下濟皇明燭幽察臣肝鬲之言不為表暴加臣乾坤之造容預鈞埏特賜允俞不勝幸願

又表

告老引年朝所以隆使臣之禮量力知止下所以竭報

國之心往訓詁之話言不肖所宜企及輙輸至懇仰瀆
前旒臣中謝伏念臣束脩受書結髮從事荷四朝之眄
睞偕三俊之選掄雖其智不足以察微彰才不足以通
經變蒙榮冒寵躐等超羣入叨鼎飪之司出總藩宣之
寄卒無塵路仰謝生成而臣犬馬之齒日侵蒲柳之姿
耄及方其壯歲猶不如人迨此暮齡未知稅駕耽味豐
祿强顏右班靦然自羞退而後已敢露乞骸之情以布
上闕之壽伏惟太皇太后陛下慈及有生照洞無外行

葦悉全于方體喙息咸遂于翾飛眷此孱姿遂其末路俾就掛車之寵幸從鼓缶之歡螻蟻之誠跼蹐以候

知汝州再乞致仕表

臣伏蒙詔書以臣陳乞致仕未賜俞允者宸慈乃睠實為體貌之常淺慮所存仍有肺肝之懇薦輸悃愊上凟聰明內省顓愚不勝戰汗中謝伏念臣學不足以治性故老至而加昏材不足以過人故謀拙而屢困叨塵班列荏苒歲時寵秩逾涯厚德莫報無黃髮咨詢之助被

素餐竊位之羞然而内懐寸誠常守賤志實願保止足之分潔進退之宜猶足少振儒風仰裨聖治及此歸田之齒遂陳告老之誠書弗盡言顧愚衷有所未究恩不忍棄而鴻造在于曲全忖已自思得請為幸伏望皇帝陛下隆乾坤之化育垂日月之照臨鑒此瑣悰遂其所欲掛車之義俾逌於餘生鼓缶之娱庶安于末路

知汝州三乞致仕表

臣某言伏奉詔書以臣再乞致仕未賜俞允者曩奏敷

誠繼塵睿覽綸言申諭尚闕俞音仰干咫尺之威不避
再三之瀆兾回高聽俯亮微衷中謝伏念少雖業儒愚
不涉道端逢聖運亟踐禁塗口耳之學易窮奚堪獻納
駑鈍之才雖强每幸退藏伏遇皇帝陛下出震承祧繼
古圖治眷先朝之舊物矜一介之孤忠擢置經闈驟陪
鼎席位非德稱事與願違自貽失職之羞實賴包荒之
賜侵尋晚節辜負明時筋力已疲益愧分符之寵田閭
甚邇庶期解組之歸伏望皇帝陛下推宏貸之恩廣曲

成之造憫頽齡之逾邁察鄙分之難安特賜允從俾遂
休養廣盛德之事儻能少續于頌聲陶極治之風切冀
同躋于壽域望閶傾聽得請是期
知汝州乞致仕劄子
伏蒙聖慈以臣三上封章乞致仕不許特賜荅詔仍斷
來章今者門中不幸臣兄絳奄忽傾逝椎地昏塞殆無
生意臣兄喪歸葬先塋臣義當與孤姪共營終事以盡
兄弟私情伏望聖慈察臣誠懇特賜俞音三省同奉聖

旨韓某差提舉西京崇福宫許於頴昌府居住

謝提舉崇福宫表

臣某言伏奉勅命差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宫者需章還政屢貢于慤誠真館分曹更叨于異數捫心内省荷德無涯臣中謝伏念臣被遇先朝參華法從才非世用歎白首之無聞事與年流望清光而何及晚承聖奬擢預柄塗罄夙夜之微勤乏涓塵之成效方露乞骸之請遽從剖竹之行疾乘老以交攻志與力而俱困低徊末路

黽勉素心繼陳匪石之誠冀獲歸田之願薦膺温詔莫遂愚衷曲矜衰苶之姿尚據安閑之地仍尸厚禄足養殘軀此蓋皇帝陛下與物成終念人惟舊寛犬馬已疲之力賜桑榆將盡之光未畢餘生敢忘鴻造臣無任

又表

臣某言薦膺乏檢未諧歸老之求遥領琳宫是亦退身之漸拜嘉之始切悸于中臣中謝伏念臣才非適時學不盡性曩從里巷召預搢紳親蒙主上之知曾無國士

之報捐軀靡及撫己徒驚屬睿聖之纘臨許承明而入侍進陪經幄參總政機雖知榮寵之逾涯實冀事功之有立每殫愚慮無補大猷方陳謝事之誠遽荷剖符之寄屢申前懇終閟俞音敢圖異恩尚昇閑職脫吏文之煩促造真境之逍遥顧迫殘年猶饕厚禄此蓋太皇太后陛下矜憐勤舊委曲保全不責老以筋骸特憫勞于官職俾遂優游于閒館更容休養于淑廬推畎畒之中徒有愛君之意同禽魚之樂尚霑及物之仁仰報鴻私

誓堅晚節

提舉西京崇福宮乞免明堂陪位表

臣某言進奏院遞到詔書一道伏蒙聖慈以明堂大禮令臣赴闕陪位者饗禮有嚴方涓辰而蕆事詔函申諭俾促駕以侍祠祇拜以還驚惭罔措臣中謝切以肇修元祀大講多儀總百辟以駿奔冀萬靈之顧享敢期嚴召顧及老臣謂嘗體貌以加優不以孱微而廢禮重惟孤迹久去近班仰瞻冕旒之睟容獲覩羽儀之盛美誠

其所願義又當辭盖朽弱餘生支離多病立則懐跛倚之慮步則有仆蹶之虞恭肅或乖罪戾是懼伏望皇帝陛下俯垂仁恤曲軫衰疲寛其廢格之誅施以安全之賜未先犬馬益戴丘山謹奉表陳免以聞

謝免明堂陪位表

臣某言伏蒙聖慈以臣上表免明堂陪位特賜俞允者載列需章曲留衡聽薦膺温詔俯徇芻懐祇荷恩私側深榮悸臣中謝伏念臣投身散外企踵禁嚴屬大祀之

告期盡羣工而獻力剡被出綸之詔宜無俟駕之稽顧
迫衰遲輒殫悃愊敢偷安于便佚懼速戾于顛隮尚賴
監觀亟垂矜允此蓋皇帝陛下仁深惻隱道合含容未
忘簪屨之微不責筋骸之禮鴻儀交舉阻同庖祝之服
勞惠澤下流冀與黔黎而均福

知潁昌府謝表

臣某言伏奉告命差知潁昌府已勾當訖者備員真館
每懷尸禄之慚假守侯藩仍被夸鄉之寵拜嘉之始切

悸于中臣中謝伏念臣生匪良能才非遠用晚承聖獎擢預政機自詒瘝曠之羞獲處安閑之地筋駑肉緩臣自知其無庸漏盡鐘鳴人已譏其不止低徊末路黽勉素心方需滿歲之期復上引年之請敢圖優渥遽及衰殘榮兼三組之華寄重連城之任松楸在望閭里增輝仰戴恩私良增感幸此蓋皇帝陛下仁功天覆聖量海涵猥收歲月之勞不遺簪屨之賤俯憐孤迹曲軫睿慈臣敢不上體憂勤廣宣惠愛桑榆暮景難酬未報之恩

犬馬餘生更盡已疲之力

知賴昌府謝恤刑表

盛陽用事適臨炎暵之辰明詔發中深軫係縲之衆奉承聖訓震厲愚衷臣中謝切以王者之于五刑矜而勿喜聖人之于百姓視之如傷雖威罰禁于已然尚慈愛示之不忍恭惟皇帝陛下道該覆載化浹幽遐裁成萬物之微慎用三章之要爰當夏令申飭民官臣叨守近藩無禆大政體上仁之惻隱更殫夙夜之勤戒吏職之

煩苛少寬宵旰之慮

知頼昌府乞致仕表

臣某言知退還政者古人之明戒憫勞以事者聖主之厚恩輒露危誠仰塵淵聽臣中謝伏念臣材非遠用學僅小知少也纓痾非有去田廬之志長而從仕幸得預官藩之遊顧分守以自安聊云宦隱豈覬榮而干進忝竊

君恩闕　之闕

人而闕

免于罪戾闕

嗟頽齡之逾耄徘徊末路俯仰闕

之仁冀亮乞骸之請伏望太皇太后陛下垂穆清之

聽鑒悃愊之誠賜其不肖之誠予以安閑之福許上印

綬歸守松楸傳車而馳驛亭羣欣寵遇揮金而延父老

共樂聖時

知頼昌三乞致仕表

臣某言伏奉詔書以臣再乞致仕未賜俞允者矜闕

顧省蕞軀何勝隕越敢布終闕
瀆之誅臣中謝伏念臣才不如人功闕　內迭
預政機數歲之中累叨天闕　蒙之幸愈知圖報
之艱戰兢懼於臨淵盈滿虞于瞰室在于素志常思委
遠于要權逮此殘年詎可流連于寵祿況已踰于禮典
應難追于人言夜漏盡而猶行義當思止馬力疲而在
御敗可前知夙夜以思顛隮可畏伏望皇帝陛下曲留
衡聽洞鑒危誠察臣器量已盈憫臣筋骸難強亟降出

綸之命俾從解組之辭尚推畎畆之餘忠少荅乾坤之
厚賜側躬以待畢願于斯

謝勑特置不問表

臣某言切覩進奏院降到賞功罰罪敕伏蒙聖慈以臣
朋附司馬光長縱羣凶毀訕先帝變更法度已致仕特
置不問者附和之懲方虞于舜典及老之惠遽軫于堯
仁特追譴呵甫寧震慴中謝切念臣仕非才進官以賞
延徒緣累日之勤浸冒自天之渥德慚園綺濫先帝宫

府之元文謝班揚極兩朝翰墨之選逮聖神之在御乏丞弼以見收重任非綿力所堪遠圖非淺識所究果貽公議自觸刑章伏遇皇帝陛下膺浹洽之期撫亟平之運法天洪覆如日繼明察愚忠之靡它斷羣言而獨宥俯寛常憲俾盡餘年若撻市朝尚能知恥雖在畎畆不敢忘忠臣無任

謝免均州居住表

臣某言五月二十九日進奏院遞到官告一道責授崇

信軍節度副使致仕均州居住尋時進發上道至汝墳鎮准勅三省同奉聖旨以臣年八十一歲特免均州居住負罪之臣方懷于震惕好生之德遽軫于衰殘祇服異恩感激流涕中謝伏念臣才非應務智弗周身幸遭遇于盛時遂冒塵于顯仕疲駑自竭績效無聞先帝貸其狂愚屢加保護陛下憐其勤舊首預甄收賦命乞奇操心迂拙蒙舉朝一作羣賢之謗逮條當世之便宜獨貢謝章實乖尋式緣久從于疎外致有闕于講求敢怠肅恭

自干誅殛仰繄聖度特屈明刑止降冗員仍遷善地扶槁骸而祇役冒歊暑以纓疴撫已自憐籲天無所忽須詔旨許復里居招驚魂于散亡尚迷歸路顧舊廬而錯愕恍若異身舉家至于歡呼行人為之嗟歎此葢皇帝陛下愛均慈父澤並陽春察臣素稟冥頑未忍伏之鈇鑕愍臣久嬰瘵疾恐其死于道塗特貸衰年俾餘終日退安窮約甘自比于編氓追省愆尤更當期于沒齒

南陽集卷二十七

南陽集卷二十八

宋 韓維 撰

雜文

送滕寺丞之官單州序

予交之良曰滕君輔之景祐戊寅被詔莅任于單且行矣以古人送言之義責于予予既信其仁又重之以訥故退焉以玉贈夫玉之璞盈乎其溫敦乎其堅而弗入

于用則良工必琢之夫人之性湛然其純穆然其和放而不大于器使亦君子之所歎惜也玉之璞必追之琢之而後器可成也人之性必修之發之而後道義貫通若君之性其玉乎而能追之以學琢之以理成之以道將何用而不適哉慎無置其温堅為良工之惜窮乎達乎係之時而已非予所料君其勉之景祐五年九月日

送江隣幾出守同州序

剖之澤然以温其璞良玉已叩之鏗然以清其闕良金

已君子動作語默粹美無擇闕內者焉始予見
隣幾于京師又見于闕于許昌率不過數日輒
别去而見其貌聽其言洵君子也皇祐初予主簿太學
君亦被召還館於是始得日夕相從游凡出處論議吟
諷飲奕詼諧值感哀愉佚之事未嘗不與也隣幾行無
崖岸與世無抗同衆人之所同不務苟且就功名于交
遊凡賢不肖一親愛之間而語古今出處折衷曲直正
色辭嚴確有不可奪者于是益知隣幾為君子不獨美

其躬為衆媚悅而已使其登用從政又有駭然不測者矣得非淳澹沖泊天之所保出此而不飾者皆粹美無擇耶雖然隣幾老矣髮童然華矣始試為郡于外不知造物者但使保其淳澹沖泊美其躬而已耶抑將處其駭然不測者以濟于用乎用不用無與隣幾事也於其行也姑序言之

孔處士文集序

先生諱旼字寧極孔子裔孫隱居汝州龍山之陽好學

篤行于諸經無所不通而尤深于易理所著大行論一篇為學者所宗公卿薦其有道被詔不起遂終龍陽焉没後二十九年其弟之名曰幾曰夷良先生之遺稿凡得詩及雜文合一百六十七篇屬予為序蓋先生之道德信于鄉里達于朝廷聞于天下其文章詩咏乃一時咳唾之餘且予非所以知先生者謝之其請不懈益堅予老矣言不能文聊以成二子之志先生之行丞相王荆公介甫既以銘其墓矣無容贅略

上晏相公手書

其鄙樸果于自守從士大夫闕　卿近臣
見其面者蓋少矣闕　焉伏惟相公道
德猷為闕　之儀表以某之愚且賤
闕　可以尋尺步跬校也闕闕
威嚴使其言之盡也簡闕
而又登之研席接之樽俎從闕
所以臨下吏者一皆略焉至闕　窺文章

之雄與愜心諭肌蒙闕　非言之所及已

故其之留府闕　既歸而其行遲遲也

誠感閣下終闕　以道之相與也繫官中都不

得常侍闕　區區瞻望之切

薦陳和叔求晏丞相幕官書

伏覩具官某性質通明敏于為學論議精辨達古今事

情治周易窮析微眇至其所得或以為王弼之徒有所

未到三舉方正幾售矣卒不用為識者所惜覯繹之志

誠負其所學不輕炫於世未嘗以資考遲速為計也故

登闕　選人去年之官吳興道會新制諸以闕

者罷不得上盤桓江淮窮無所歸闕

老殆無以供朝夕此又人情可惻闕　公道德

文章天下宗幸開奬士類闕所闕　如繹者誠不易

得儻舉而置之幕下闕　必有以副大君子樂育

之意某于門闕　之春輙冒言之惟執事留意卒

其闕

陽翟祭晏元獻公文

公之道德與言與事，萱見歌頌，沒而不廢。非維闒薄所敢褒紀。獨念晚進，辱公提攜，脫畧尊嚴，降接陋卑，酬酢篇詠，從容燕嬉，治學粲然，右有左宜，啓告誨諭，發于誠辭，豈敢失墜，天實爲之。嗚呼！去年之春，拜公洛土，昔旆旋西，今柩窆許，誰謂哀樂，近在仰俯。告别觴前，一慟千古。

謝知制誥啟

蒙恩授前件差充職者祇荷恩渥不任戰兢竊以憲令著明所以鼓萬方之動訓詞温雅而後得三代之風是以治世之隆賛書為重揚厲成律發揮遠猷風霆流行不足以喻其震物雲漢回薄不足以象其為章雖夫乾剛確然聖學自得著天常于筆舌運元氣于機衡至其綸綍渙行潤色所寄必繄碩士以望清光何圖顓愚忽當遴柬竊念維學非上達道實小成寡聞有墻面之憂致遠貽恐泥之誚多士彚登菲才陪列越從書林得陪

史筆非丘明之品藻遽任掌絲懸庶子之春華薦叨置醴乃復試之出納假以右垣參伏蒲之近聯厠翔鳳之重地任闕　智闕　厥官已猶自知衆實難掩靜惟厥心闕　攸階此盖內翰侍讀諫議爲士先游助闕大巧之下舉無遺才清論所加必爲成器不圖蒙鄙仍預甄收敢不九思自强壹志匪懈不由學以叛道不患失以求容上酬覆幬之恩下報知己之賜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賀吕樞密啓 晦叔

伏審祇膺明詔陞貳繁機聞命之初竊幸于是恭惟樞密侍郎體兼忠孝道濟直方文足以光華帝謨實足以先後王業侯藩布治斯民爲之妥安禁幄侍言乃聖賴其裨益進當渥典允協僉言其方恪守官箴莫伸慶謁其爲抃仰無論悃悰

回葉惇禮除中書舍人啓

伏審祇膺詔檢陞踐掖垣成命之行僉言惟穆竊以訓

誥之任今昔其難潤色王者之言發揮聖人之業實爲
盛選允屬高才伏惟中書舍人履尚沖夷猷爲敏邵發
策高妙對時休嘉懿闕國之光輝闕略治朝之淵藪是
宜進禁塗之嚴密闈帝制于坦明方竊慶于褒明敢遽
煩于惠問詞章絢麗禮意勤隆佩荷之深敷喻奚及

南陽集卷二十八